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金史卷一百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七

完顏蘇呼　陳規　許古

完顏蘇呼一名翼字伯揚至寧元年策論進士也貞祐初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權監察御史二年宣宗遷汴留皇太子於燕都既而召之蘇呼以為不可平章高琪曰

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蘇呼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邉臨有守則都城可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盖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從七月車駕至汴蘇呼上書言事略曰昔東海在位信用讒謟踈斥忠直以致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隳風折城門之關火焚市里之舍盖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遠小人恐懼修省以荅天變東海不從遂至亡滅夫善

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誠能大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龍興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啓行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此事既往豈容復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車之轍不可引轅而復蹈也又曰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陛下為社稷之計宮中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復多置軍官不恤妄費甚無謂也或謂軍

官之衆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為不然不加精選而徒務其多緩急臨敵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糧乏之故使車駕至此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備萬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也三年正月蘇呼自中都計議軍事迴上書求見乞屏左右上遣人諭之曰屏人奏事朕固常爾近以游茂因緣生疑間之語故凡有所引見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無患不密也尋召至近侍局給紙劄令書所欲言書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見

之惡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長趙和和在焉蘇呼奏曰臣
聞興衰治亂有國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
雖衰亂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糺軍
之變中都帥府自足勦滅朝廷乃令伊喇托卜嘉等招
誘之使帥府不敢盡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於
伯特文格之叛帥府方議削其權而朝廷傳旨俾領義
軍文格由是益肆攺除之令輙拒不受不臣之狀亦顯
矣帥府方且収捕而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隷帥府國家

付方面於重臣乃不信任顧養叛賊之姦不知誰為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格之事朕所未悉誠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蘇呼曰臣見文格牒永清副提控劉温云所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格隸大名行省勿復導中都帥府約束温即具言於帥府然則罪人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領之蘇呼續奏曰高琪本無勳勞亦無公望向以畏

死故擅誅呼沙呼盖出無聊耳一旦得志妬賢能樹姦黨竊弄國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者詣高琪言紏軍不可信恐終作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宸聰之不通下情之不達皆此人罪也及紏軍為變以黨人托卜嘉為武寧軍節度使往招之已而無成則復以為武衛軍使托卜嘉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觀之此賊變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昔東海時呼沙呼跋扈無上

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臺臣烏庫哩德升張行信彈劾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高琪之姦過於呼沙呼遠矣臺諫職當言責迫於兇威噤不敢忤然內外臣庶見其恣横莫不扼腕切齒欲一剚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顧臣父子迭仕聖朝久食厚禄不敢偷安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上曰此乃大事汝敢及之甚善蘇呼復奏丞相福興國之勲舊乞召還京以鎮雅俗付左丞搏多以留同事足矣上曰如

卿所言二人得無相惡耶蘇呼曰福興搏多同心同德無不協者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輟蘇呼曰臣聞朝廷正則天下正不若令福興還以正根本上曰朕徐思之蘇呼出上復戒曰今日與朕對者止汝二人慎無泄也厥後上以蘇呼屢進直言命再任監察御史四年三月言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廉幹者擬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朝廷别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令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

可知或反不及前官蓋徒有選人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績古語曰縣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後官吏劣則為患滋甚豈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庶幾其可議者或以閤選法柰資品為言是不知方今之事與平昔不同豈可拘一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而不權宜更定乎詔有司議行之時哀宗為皇太子春宮新設師保

贊諭之官多非其人於是蘇咢上章言臣聞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無他在選人輔翼之耳夫生於齊者能齊言而不能楚語未習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習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為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終之功光文武垂休無窮欽惟陛下順天人之心預建春宮皇太子仁孝聦明出於天資揔制樞務固已綽然有餘儻更選賢如周召之儔者使之夾輔則成周之治不足侔矣

上稱善未幾擢為内侍局直長尋遷諫議大夫進侍御
史興定二年四月以布希萬努叛遣蘇呼與近侍局副
使内族額爾克同赴遼東詔之曰萬努事竟不知果何
如卿等到彼當得其詳然宜止居鐵山若復遠去則朕
難得其耗也又曰朕以額爾克性率易故特命卿偕行
每事當詳議之蘇呼將行上言曰臣近請宣諭高麗復
開互市事聞以詔書付行省必喇珠若令行省就遣諭
之不過鄰境領受恐中間有所不通使聖恩不達於高

麗高麗亦無由知朝廷本意也況彼世為藩輔未嘗闕臣子禮如遣信使明持恩詔諭之貸糧開市二者必有一濟苟俱不從則其曲在彼然後別議圖之可也上是其言於是遣典客署書表劉丙從行及還授翰林待制正大元年正月詔集羣臣議修復河中府蘇呼與陳規等奏其未可語在規傳是月轉刑部郎中時南陽人布心謀叛坐繫者數百人司直白華言於蘇呼曰此獄詿誤者多新天子方務寛大他日必再詔推問比得昭雪

死於搒笞之下者多矣蘇呼命華及檢法邉澤分别當死當免者蘇呼以聞止坐首惡及擬偽将相者數人餘悉釋之八月權户部侍郎二年三月授京西司農卿俄改司農大卿轉御史中丞七年七月權元帥右都監參知政事行省於京兆未幾遷金安軍節度使兼同華安撫使旣而召還朝行至陝被圍从之亡奔行在道中遇害蘇呼蒞官以修謹得名然苛細不能任大事較之輩流頗可稱自擢為近侍局直長每進言多有補益其居

父喪不飲酒廬墓三年時論以為難

陳規字正叔絳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詞賦進士南渡為監察御史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言参政侯摰初以都西立功獲不次之用遂自請鎮撫河北陛下遽授以執政葢欲責其報効也既而盤桓西山不能進退及召還闕自當辭避乃恬然安居至於按閱倉庫規畫榷酤豈大臣所宜親方今疆土日蹙將帥乏人士不選練冗食猥多守令貪殘百姓流亡盜賊滋起災變不息則當日

夜講求其故啓告陛下者也而摯未嘗及之伏願陛下
特賜省察量其才分別加任使無令貽天下之謗不報
又言警廵使馮祥進由刀筆無他才能第以慘刻督責
為事由是升職恐長殘虐之風乞黜退以勵餘者詔即
罷祥職且諭規曰卿如臣子之分敢言如此朕甚嘉之
四年正月上言伏見沿河悉禁物斛北渡遂使河北艱
食人心不安昔秦晉為讐一遇年饑則互輸之粟今聖
主在上一視同仁豈可以一家之民自限南北坐視困

餒而不救哉况軍民効死禦敵使復乏食生亦何聊人心一揺為害不細臣謂宜於太陽孟津等渡委官閲視過河之物每石官収不過其半則富有之家利其厚息輻湊而往庶幾公私俱足宰執以河南軍儲為重詔兩渡委官取其八二以與民至春澤足大兵北還乃依規請制可三月上言臣因廵按至徐州去歲河北紅襖盜起州遣節度副使赫舍哩鶴壽將兵討之而乃大掠良民家屬為驅甚不可也乞明勅有司凡鶴壽所擄俱放

免之餘路軍人有掠本國人為驅者亦乞一體施行庶幾河朔有所係望上恩無有極已事下尚書省命徐州歸德行院拘括放之有隱匿者坐掠人為奴婢法仍許諸人告捕依令給賞被擄人自訴者亦賞之四月上言河北瀕河州縣率距一舍為一寨籍居民為兵數寨置總領官一人並以宣差從宜為名其人大抵皆閑官義軍之長偏裨之屬尤多無頼輩徼逐宴飲取給於下日以為常及敵至則伏匿不出敵去騷擾如初此輩小人

假以重柄朝廷號令威權無乃太輕乎臣謂宜皆罷之第委宣撫司從宜措畫足矣制可七月上章言陛下以上聖寛仁之姿當天地否極之運廣開言路以求至論雖狂妄失實者亦不坐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為緘默何以仰酬洪造謹條陳八事願不以人微而廢之即無可採乞放歸山林以懲尸禄之罪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邉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神都覆没翠華南狩中原之民肝腦塗

地大河以北莽為盜區臣每念及此驚怛不已況宰相大臣皆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得不為陛下憂慮哉每朝奏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俱非救時之急者況近詔軍旅之務專委樞府尚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為責不在已其於避嫌周身之計則得矣社稷生靈將何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任則勿疑又曰謀之欲衆斷之欲獨陛下既以宰相任之豈可使親其細而不圖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伍器械

常程文牘即聽樞府專行至於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省院同議可否則為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為矣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鎮撫四夷親附百姓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豈可偏廢哉昔唐明皇制中書門下入閣議事皆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國朝雖設諫官徒備員耳每遇奏事皆令迴避或

兼他職或為省部所差有終任不覲天顔不出一言而去者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官吏照刷案牘廵視倉庫而已其事関利害或政令更革則皆以為機密而不聞萬一政事之臣專任胸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見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遴選學術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為臺諫凡事関利害皆令預議其或不當悉聽論列不許兼職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則從而黜之三曰崇節儉以荅天意昔衛文公乘狄

人滅國之餘從居楚邱緫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騋牝三千遂為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國家自兵興以来州縣殘毀存者復為土冦所擾獨河南稍安然大駕所在其費不貲舉天下所奉責之一路顧不難哉賴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災之餘而去歲秋禾今年夏麥稍得支持夫應天者要在以實行儉者

天必降福切見宮中及東宮奉養與平時無異隨朝官吏諸局承應人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車馬惟事紛華今京師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於舊俱非克己消厄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帝為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撙節罷冗員減浮費戒豪侈禁戢明金服飾庶皇天悔禍太平可致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方今舉天下官吏軍兵之費轉輸營造之勞皆仰給河南陝西加之連年蝗旱

百姓薦饑行賑濟則倉廪懸乏免征調則用度不足欲其實惠及民惟得賢守令而已當賦役繁殷期會促迫之際若措畫有方則百姓力省而易辦一或乖謬有不勝其害者況縣令之弊無甚於今由軍衛監當進納勞効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時貪縱庸懦者權歸猾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姦濫易其疲軟然代者亦非選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 明勅尚書省公選廉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清縣令之選及責随朝

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縣令者一員如他日犯贓並從坐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聽寄理俟秩滿升遷復令監察以時廵按有不法及不任職者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民心固矣五曰博謀羣臣以定大計比者徙河北軍户百萬餘口於河南雖革去冗濫而所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路終歲之歛不能贍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邊事亦將坐困况兵事方興未見息期耶近欲分布沿

河使自種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羣飲賭博習以成風是徒煩有司徵索課租而已舉數百萬衆坐縻廪給緩之則用闕急之則民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處又何以待敵哉是蓋不審於初不計其後致此誤也使初遷時去留從其所願則欲來者是足以自贍之家何假官廪其留者必有避難之所不必強遣當不至今日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臺諫及隨朝五

品以上官同議為便六日重官賞以勸有功陛下即位以来屢沛覃恩以均大慶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滿一任而併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帶驃騎榮禄者冗濫之極至於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則披堅執鋭効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勲勞朝授一官暮陞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願陛下重惜將来無使公器為尋常之具

功賞為僥倖所乘又今之散官動至三品有司艱於遷授宜於減罷八資内量增階數易以美名庶幾歷官者不至於太驟而國家恩權不失之太輕矣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舉萬衆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歟自北兵入境野戰則全軍俱殃城守則闔郡被屠豈皆士卒單弱守備不嚴哉特以庸將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士為相四夷交侵拔卒為將今

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托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裒刻納其饋獻士卒因之以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頓次則排門擇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責其畏法死事豈不難哉況今軍官數多自千户而上有萬户有副統有都統有副提控十羊九牧號令不一動相牽制切聞國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户所統軍士不下

數萬人專制一路豈在多哉多則易擇少則易精今之軍法每二十五人為一穆昆四穆昆為一千户穆昆之下有佛寧一人旗鼓司火頭五人其任戰者纔十有八人而已又為頭目選其壯健以給使令則是一千户所統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隊伍矣古之良將常與士卒同甘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券糧一日之給兼數十人之用將帥則豐飽有餘士卒則飢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軍士哉伏乞明勅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

詔諸路編列隊伍要必五十人為一穆昆四穆昆為一千户五千户為一萬户謂之散將萬人設一都統謂之大將總之帥府數不足者皆併之其副統副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萬户者悉罷省仍勑省院大臣及内外五品以上各舉方畧優長武勇出衆材堪將帥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萬户以上都統元帥之職千户以下選軍中有謀略武藝為衆所服者充申明軍法居常教閲必使將帥明於奇正虛實之數士卒熟於坐作進退之

節至於弓矢鎧仗須令自負習於勞苦若有所犯必刑無赦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以待敵矣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貴精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戰士奈何朘民脂膏養此無用之卒茍健懦不分衆何以勸因大蒐軍卒遂下淮南取三關兵不血刃選練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壯健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取細弱以增虚數比者凡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為敵所乘懦者先奔

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衆者别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人激厲争効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軍為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强弱使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逐數歩而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葢古之將帥亦有以懦兵委敵者要在預為分别不使混淆

耳上覽書不悅詔付尚書省詰之宰執惡其紛更諸事謂所言多不當於是規惶懼待罪詔諭曰朕始以規有放歸山林之語故令詰之乃辭以不識忌諱意謂朕惡其言而怒也朕初無意加罪其令御史臺諭之尋出為徐州帥府經歷官正大元年召為右司諫數上章言事尋權吏部郎中時詔羣臣議修復河中府規與楊雲翼等言河中今為無人之境陜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見屯軍士量力補治待其可守即修之未晚

也從之未幾坐事解職初吏部尚書趙伯成坐銓選吏員出身王京與進士王著塡開封警巡判官見闕為京所訟免官規亦坐之是年十一月改充補闕十二月言將相非材且薦數人可用者二年正月規及臺諫同奏五事一乞尚書省提控樞密院如大定明昌故事二簡留親衛軍三沙汰冗軍減行樞密院帥府四選大臣為宣撫使招集流亡以寔邊防五選官置所議一切省減略施行之四月以大旱詔規審理冤滯臨發上奏今河

南一路便宜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處陜西行尚書省二帥府五皆得以便宜殺人寃獄在此不在州縣又曰雨水不時則責審理然則職燮理者當何如上善其言而不能有為也十一月上召完顔蘇呼及規入見面諭曰宋人輕犯邉界我以輕騎襲之冀其懲創告和以息吾民耳宋果行成尚欲用兵乎卿等當識此意規進曰帝王之兵貴於萬全昔光武中興所征必克猶言每一出兵頭須為白兵不妄動如此上善之四年三月上召

羣臣諭以陝西事曰方春北方馬漸羸瘠秋高大勢併來何以支持朕已喻哈達盡力決一戰矣卿等以為如何又言和事無益薩哈連力破和議薩布言今已遣和使可中輟乎餘皆無言規獨進曰兵難遥度百聞不如一見臣嘗任陝西官近年又屢到陝西兵將冗懦恐不可用未如聖料言未終烏庫哩四和曰陳規之言非是臣近至陝西軍士勇鋭皆思一戰監察御史完顏錫馨從而和之上首肯又從言和事規對曰和事固非上策

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勢不得不然使彼難從猶可以激厲將士以待其變上不以為然明日又令集議省中欲罷和事羣臣多以和為便乃詔行省斟酌發遣而事竟不行十月規與右拾遺李大節上章劾同判大睦親事薩哈連謟佞招權納賄及不公事由是薩哈連竟出為中京留守朝廷快之五年二月又與大節言三事一將帥出兵每為近臣牽制不得專輒二近侍送宣傳旨公受賂遺失朝廷體可一切禁絶三罪同罰異何以使

人上嘉納焉初宣宗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且戒以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召壽孫問曰曽令陳規輩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宮中大小事不敢為外人言况親被聖訓乎上因歎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盖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耳挺然一時直士也後出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論惜之規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為人剛毅質實有

古人風篤於學問至老不廢渾源劉從益見其所上八事歎曰宰相材也每與人論及時事輒憤惋盖傷其言之不行也南渡後諫官稱許古陳規而規不以訐直自名尤見重云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為葬之子良臣

許古字道真汾陽軍節度使致仕安仁子也登明昌五年詞賦進士第貞祐初自左拾遺拜監察御史時宣宗遷汴信任丞相高琪無恢復之謀古上章曰自中都失守廟社陵寢宮室府庫至於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

棄之惟聖主痛悼之心至為深切夙夜思懼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嘗少置也為臣子者食禄受責其能無愧乎且閭閻細民猶顒望朝廷整訓師徒為恢復計而今繞閭拒河自保又盡徙諸路軍户河南彼既棄其恒産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臣不知誰為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則善矣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事勢至此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顔何

以仰荅清問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貴
摩德仁工部尚書孫德淵忠諒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
告老願復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
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有大議猶可賜召或就問之
人才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况此者舊豈宜
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
益失無損者縱其尚壯亦安所用方時多難固不容碌
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黜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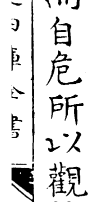
一新以幸天下臣前為拾遺時已嘗備論擇相之道乞
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審思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
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為將者亦必以
天下為已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
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
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為之用邇来城守不堅臨戰輙北
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厚賞罰不公至於衆怨而
懼其生變則撫摩慰藉一切為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

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出力以禦敵乎願令腹心之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撫使完顔弼涿州刺史内族蘇爾坦昭義節度使必喇阿嚕岱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又曰河北諸路以都城既失軍户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違者勿復録用未嘗離任者議加恩賚如願自効河北者亦聽陳請仍先

賞之減其日月州縣長貳官並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才略膽勇者為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為府長官州縣亦如之使人懷復土之心別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招諸脅從人彼既苦於敵役來者必多敵勢當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為清野計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晩禾十損七八遠近危懼所謀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況今常宿重兵緩急征討必由於此平時尚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積

雖在私室猶公家也今有司捜括餘糧致轉販者無復敢入宜即止之臣頃看讀陳言見其盡心竭誠以吐正論者率皆草澤疎賤之人況在百僚豈無為國深憂進章疏者乎誠宜明勅中外使得盡言不諱則太平之長策出矣詔付尚書省略施行為尋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兼起居注無何轉右司諫時丞相高琪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古及左司諫穆延呼喇勒上言曰禮義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論也近者朝

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立法職官有犯應贖者亦多的決夫爵禄所以馭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加為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決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寬靜可以措安而專事督責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閥閲而進乃與凡庶等則享爵禄者亦不足為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為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日行為下者將曰彼既亦然吾復何恥



則陵犯之心益肆其獘豈勝言哉伏願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上初欲行之而高琪固執以為不可遂寢四年以右司諫兼侍御史時大兵越潼關而東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古上言曰兵踰関而朝廷甫知此盖諸將欺蔽罪也雖然大兵駐閿鄉境數日不動意者恐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衆議其後或欲先令覘者伺趨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觀望未遽進也此時正宜選募鋭卒併

力擊之且開其歸路彼既疑惑遇敵必走我衆從而襲之其破必矣上以示尚書省高琪沮其議遂不行是月始置招賢所令古等領其事興定元年七月上聞宋兵連陷顴榆漣水諸縣且獲偽檄辭多詆斥因諭宰臣曰宋人搆禍久矣朕姑含容者衆慮開兵端以勞吾民耳今數見侵將何以處卿等其與百官議於是集衆議於都堂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強將恃我為屏蔽雖時跳梁計必不敢深入其侮慢之語特市井

屠沽兒所為烏足較之止當命有司移文諭以本朝累有大造及聖主兼愛生靈意彼若有知復尋舊好則又何求其或怙惡不悛舉衆討之顧亦未晚也時預議者十餘人雖或小異而大略則一既而丞相高琪等奏百官之議咸請嚴兵設備以逸待勞此上策也上善之時朝廷以諸路把軍官時有不和不聽更相訴訟古上言曰臣以為善者有勸惡者有懲國之大法也苟善惡不聞則上下相蒙懲勸無所施矣上嘉納之古以朝廷欲

舉兵伐宋上疏諫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

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勅元帥府遣人議之自是太

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胄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布

薩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不能久支陰遣侂胄族人賫

乃祖琦畫像及家牒偽為歸附以見邱崈因之繼好振

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寔天下富庶猶先

俯屈以即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為萬世美談今其

可不務乎今大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

或為專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多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猝無得須還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乃未見也况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為寒心願陛下隱忍包容速行此策果通和則大兵聞之亦將斂跡以吾無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後經略朔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惟陛下略近功慮後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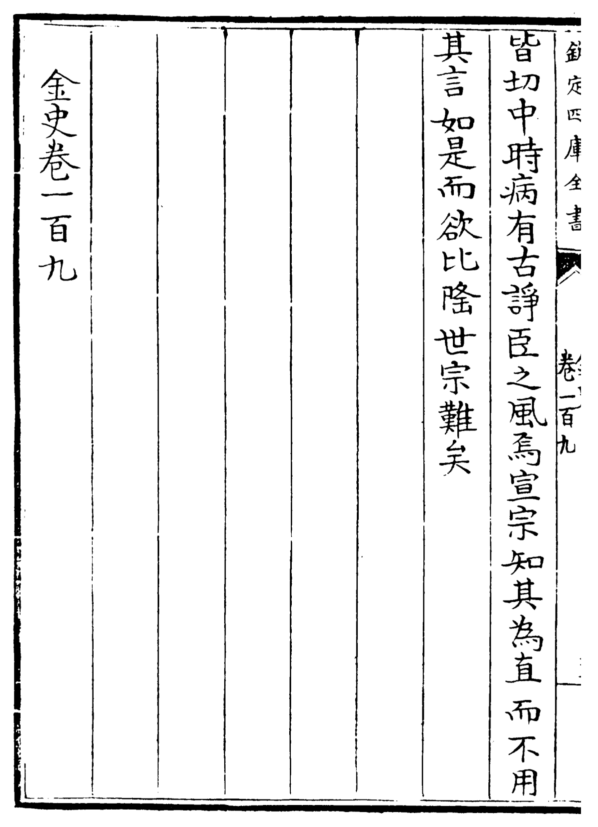
勝幸甚上是之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以示宰臣宰臣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監察御史鈕祜禄蘇卜實劾権貨司同提舉毛端卿貪汚不法古以詞理繁雜輒為删定有脱漏蘇卜實以聞削官一階解職特免殿三年正月尚書省奏諫官闕員因以古為請上曰朕非暮方思古而卿等及之正合朕意其趨召之復拜左補闕八月削官四階解職初朝廷遣近侍局直長温都伯嘉努暨刑部侍郎鄂屯哈斯罕徙吉州之民於丹

以避兵鋒州民重遷遮道控訴伯嘉努諭以天子恐傷百姓之意且令召晉安兵將護老幼以行衆意兵至則必見強也乃譟入州署索伯嘉努殺之哈斯罕畏禍矯徇衆情與之會飲歌樂盡日衆肩舁導擁譁呼拜謝而去既還詔古與監察御史赫舍哩德倫鞫之諭旨曰伯嘉努之死皆哈斯罕所責也其閱實以聞鄂屯哈斯罕既下獄上怒甚亟欲得其情以正典刑而古等頗寬縱之哈斯罕自縊死有司以故出論罪遂有是罰哀宗初

即位召為補闕俄遷左司諫言事稍不及昔時未幾致仕居伊陽郡守為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上老稚爭為挽舟數十里不絕其為時人愛慕如此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古平生好為詩及書然不為士大夫所重時論但稱其直云天興間有右司諫陳嵒者遇事輒言無少隱上嘗面奬及汴京被兵屢上封事言得失請戰一書尤為剴切其略云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斷將相怯

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如之何恐君臣相對涕泣而已可謂切中時病而時相特嘉喀齊喀等沮之策不行識者惜焉哿字和之滄州人大安元年進士

賛曰宣宗即位孜孜焉以繼述世宗為志而其所為一切反之大定講和南北稱治貞祐用兵生民塗炭石琚為相君臣之間務行寛厚高琪秉政惡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顔蘇呼首攻琪惡謂琪必亂紀綱陳規力言刀筆吏殘虐恐壊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



皆切中時病有古諍臣之風爲宣宗知其為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難矣

金史卷一百九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助教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謝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一百十五
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五十二

金史卷一百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八

楊雲翼　趙秉文

韓玉　馮璧　李獻甫　雷淵　程震

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樂平縣遂家焉曾祖青祖郁考桓皆贈官于朝雲翼天

資頴悟初學語輙畫地作字日誦數千言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為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泰和元年召為太學博士遷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見章宗洛以當世之務稱旨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張行簡薦其材且精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歸貞祐二年有司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其姓名起授前

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轉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四年大元及西夏兵入鄜延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富察伊爾必斯為副元帥以禦之雲翼言其人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後果敗興定元年六月遷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兼前職詔曰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讜故特留之時右丞相高琪當國人有請榷油者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戶部尚書高夔等二十六人同聲曰可雲翼獨與趙秉

文時戩等數人以為不可議遂格髙琪後以事譴之雲翼不䘏也二年拜禮部尚書兼職如故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籍雲翼提舉醫藥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四年改吏部尚書凡軍興以来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為程式或小有不合輒罷去雲翼奏曰賞罰國之大信此輩宜從寛録以勸將来是年九月上召雲翼及戸部尚書蔞翰林學士秉文於内殿皆賜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為

言上俯首不樂雲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事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詔雲翼就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問向大兵掠平凉以西數州皆破承立坐擁彊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顔哈達以孤城當兵衝屢立戰績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以誅賞之則天下知所勸懲矣自餘小失

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哈達遜掌機務哀宗即位首命雲翼攝太常卿尋拜翰林學士正大三年二月復為禮部尚書兼侍讀詔集百官議省費雲翼曰省費事小戸部司農足以辦之樞密專制軍政蔑視尚書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皆當總領令軍旅大事社稷繫焉宰相乃不得預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上嘉納之明年設益政院雲翼為選首每召見賜坐而不名時講尚書雲翼為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為

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皆本於正心誠意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龜鑑萬年錄聖學聖孝之類凡二十篇當時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言顧望依違寖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

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軔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為醫諫也夏人既通好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往

返不能決朝廷以雲翼往議乃定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諡文獻雲翼天性雅重自律甚嚴其待人則寛與人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其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言之者不謂之與宋為地則疑與之有謀至於宰執他事無不言者獨南伐則一語不敢及雲翼乃建言曰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為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

恐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為屯潛師於淮以斷饟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雲翼曰朝臣率皆詼辭天下有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彊今但言治而不言亂言彊而不言弱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三面受敵矣故欲我師乘勢先動以阻其進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

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廣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勝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且我以騎當彼之步理宜萬全臣猶恐其有不敢恃者蓋今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乣軍以為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

日弓箭之手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虜守臣敗吾軍而擒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章奏不報時全果大敗於淮上一軍全沒宣宗責諸將曰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十有一人為游騎所迫泗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雲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偽也今平民為兵

所迫奔入於河爲逭死之計耳今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旱詔遣官理寃獄而不及陜西雲翼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寧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哉朝廷是之司天有以太乙新歴上進者尚書省檄雲檄翼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歴家稱焉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縣象賦一

篇勾股機要象數雜說等著藏于家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也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父憂用薦者起復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

御史周昻省令史潘豹鄭贇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
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書狂妄法當追解上不
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
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
後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
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張萬公入對上顧謂
萬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
理若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又

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事方與姑試之耳泰和二年召為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十月出為寧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用刑每聞赦將至先掊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秉文為政一從寛簡旬月盜悉屏跡歲饑出禄粟倡豪民以賑全活者甚衆大安初北兵南嚮召秉文與待制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倦秋敵至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

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衛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敗聞尋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書願為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謂書生不知兵顏真卿張巡許遠輩以身許國亦書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于國猶勝坐縻廪禄為無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苑尤難其人卿宿儒當在左右不

許四年拜翰林侍講學士言寳券滯塞盖朝廷初議更張市肆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絶臣愚以為宜立回易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詔有司議行之興定元年轉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而已

稍涉奇峭即遭絀落於是文風大衰貞祐初秉文為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疎而詞藻頗麗擢為第一舉人遂大喧譟愬於臺省以為趙公大壞文格且作詩謗之久之方息俄而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五年復為禮部尚書入謝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為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哀宗即位再乞致仕不許改翰

林學士同修國史兼益政院説書官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秉文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及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宫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時年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三月

草開興改元詔閭巷間皆能傳誦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積官至資善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正大間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上之又因進講與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為一編以進馮秉文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楊子發微一卷太元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資暇錄一十五卷所著文章

號滏水集者三十卷秉文之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絶多以近體為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挫字畫則草書尤遒勁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為四方所重如此為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未甞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楊雲翼甞與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然晚年頗以禪語自汚人亦以為秉文之恨云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有足傳雲翼諫伐宋一疏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景略庭筠之累秉文所爲茲事大愧高允

韓玉字温甫其先相人曾祖錫仕金以濟南尹致仕玉明昌五年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勲傳稱旨章宗歎曰勲臣何幸得此家作傳耶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授同知陜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

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安撫司檄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為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兵五萬方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騂奏玉與夏寇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絶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為可用亦欲為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姦賂繼緣二帥貪固威權又云裏

糧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資儲於國計要權
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
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
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公直一軍行
有日矣將有違約國朝人有不從者輙以軍法從事京
兆統軍便謂公直據華州反遣都統楊珪襲取之遂寘
極刑公直曾為書約玉玉不預知其書乃為安撫所得
及使者覘玉軍且疑預公直之謀即實其罪玉道出華

州被囚死於郡學臨終書二詩壁間士論寃之子不疑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禄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
馮璧字叔獻真定縣人幼頴悟不凡弱冠補太學生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制策復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奏留校秘書未幾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於民

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即日罷之民大悦四年調鄜州録事明年伐蜀行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宗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蜀人守散關不下金兵殺獲甚衆璧言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旨相戾乎主帥憾之以璧招兩當潰卒璧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其家軍士則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舞迎勞璧以朝旨慰遣之

及還主帥嘉其能奏遷一官五年自東阿丞召補尚書
省令史用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兼韓王府記
室參軍俄轉太學博士至寧初呼沙呼弑逆遂去官宣
宗南遷壁時避兵東方由單父渡河詣汴梁時相奏復
前職貞祐三年選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
口仰給縣官率不逞輩竄名其閒詔壁攝監察御史汰
逐之總領薩哈璭冒券四百餘口劾案以聞詔杖殺之
故所至爭自首減幾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

温被命汰宗室蘇爾坦軍於孟州軍士欲謀變本温懼不知所為尋有百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果叛入太行於是密院奏以璧代本温竟其事璧馳至衛召四將喻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還奏之璧責以大義將士慚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與臺官行闗中劾奏姦贓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等十數人自是權貴側目四年以宋人拒使者於淮上遣兵南伐詔東京總帥赫舍哩約赫德攻盱眙約赫德不

從命乃率精騎由滁州畧宣化縱兵大掠敵兵所至原野蕭條絕無所資宋人堅壁不戰乃無功而歸行省奏約赫德故違節制詔壁佩金符鞫之壁馳入約赫德軍奪其金符易以他帥攝約赫德入獄兵士譁譟以吾帥無罪為言壁怒責約赫德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耶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獄能竟乎約赫德伏地請死壁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擬以聞時議壯之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治書侍

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壁上六事大畧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别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詔以東方饑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完顔伯嘉為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姦贓伯嘉與令有違付令有司釋簿不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職壁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初諜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

竊謀南渡者行院事呼圖克們都水監使摩和納易其人不為備一日紅衲數百聯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壁鞫之壁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法皆當斬或以為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貴某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權貴果何益耶壁歎曰睢陽行闕東藩重兵所宿門廷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即具所擬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闕中旱詔壁與吏部侍郎烏新審理寃獄時河中帥阿固岱

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
官僚承望風旨問壁何以處之壁曰河中今日重地朝
議擬為駐蹕之所若失此則河南陜西有唇亡之憂以
彼宗室勳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竭民膏血為浚築計
一旦有警乃遽焚蕩而去此而不誅三尺法無用矣竟
以無究上之冬十月出為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
軍節度使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到官即上章乞骸
骨進一官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又數年卒年七

十有九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也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理學為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絶人逺甚故時人稱其精神滿腹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歴咸陽簿辟行臺令史正大初夏使來請和朝廷以翰林待制馮延登往議時獻甫為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不定至以歳幣為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為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寧

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歳輸吾國幣二十五萬足典故具在君獨不知邪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歳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為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弊邑雖歳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後朝廷録其功授慶陽總帥府經歷官尋辟長安令京兆行臺所在供億甚繁獻甫處之常若有餘縣

民賴之以安入為尚書省令史天興元年充行六部員外郎守備之策時相倚任之以功遷鎮南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廵使死於蔡州之難年四十所著文章號天倪集留汴京獻甫死其家亦破同年華陰王元禮購得之傳於世

雷淵字希顔一字季黙應州渾源人父思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使註易行於世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殁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獘履穿坐榻無

席自以跣露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賔客人皆以為倨其友商衡每為辯之且賙䘏馬後從李之純游遂知名登至寧元年詞賦進士甲科調涇州録事坐高庭玉獄幾死後改東平河朔重兵所在驕將悍卒倚外敵為重自行臺以下皆摩撫之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不數月閭巷間多畫淵像雖大將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尋遷東阿令轉徐州觀察判官興定末召為英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

又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曰雷半千坐此為人所訟罷去久之用宰相侯摯薦起為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戸籍判官遷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正大庚寅倒迴谷之役淵嘗上書破朝臣孤注之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顔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顔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餘亦不能變也為

文章詩喜新奇善結交凡當塗貴要與布衣名士無不往來居京師賔客踵門未嘗去舍家無餘貲及待賔客甚豐腆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攝遂平縣事年少氣鋭繫豪右發姦伏一邑大震稱為神明嘗撻箚州魁吏州檄召之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不達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聲興定初召百官舉縣令震得陳留治為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荆王為宰相家僮輩席

勢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令奴隷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荆王出内府銀以償物值杖大奴尢不法者數人未幾坐為故吏所訟罷官歳餘嘔血卒震為人剛直有材幹忘身徇國不少私假及為御史臺綱大振以故小人側目者衆不能久留於朝士論惜之

贊曰韓玉馮壁李獻甫雷淵皆金季豪傑之士也邠涇之變玉募兵旬日而得萬人約赫德之凶暴壁以王度繩之卒不敢動夏人援宋例以邀歳幣獻甫以宋賜夏姓一事折之夏使語塞而和議定淵為御史權貴斂避古之國士何加焉玉以疑見宄壁淵疾惡太甚議者以酷譏之瑕豈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荆抵罪比蹤馮雷然亦以羣小齟齬而死直士之不容於世也久矣吁

金史卷一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五十三

金史卷一百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九

瓜爾佳實倫 鈕祜禄仝 周蘇椿附 內族額爾克

薩哈連 強伸 烏凌阿呼圖

內族色埒 王渥附 赫舍哩約赫德 一名志本 康錫附

瓜爾佳實倫隆安人以武舉登第為人剛悍頗自用所

在與人不合宣宗以其勇善戰每任用之貞祐二年累遷副提控太原府判官與從宜都提控振武軍節度使完顏富拉塔議拒守不合措置乖方敵因大入幾不可禦既乃交章論列以自辨其無罪上惡其不和詔分統其兵未幾遷同知太原府事奏請招集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穆昆雜班仍三十人為一穆昆五穆昆為一千戶四千戶為一萬戶四萬戶為一副統兩副統

為一都統外設一總領提控制可四年還河東宣撫副
使上章言宣撫使烏庫哩禮不肯分兵禦敵且所行多
不法詔禮罷職實倫還絳陽軍節度使權經畧使尋知
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大元兵圍忻州實倫
率兵往援以兵護其民入太原所保軍民甚衆興定元
年七月改河平軍節度兼衛州管内觀察使詔諭曰朕
初謂汝勇果為國盡力故倚以濟事尋聞汝嗜酒不法
而太原知府烏庫哩德升亦屢嘗為朕言之然皆瑣屑

乃若不救汾州豈細事哉有司議罪如此汝其悉之益當戮力以掩前過是年十一月還鎮西軍節度使兼嵐州管内觀察使行元帥府事二年四月實倫言去歲北兵破太原游兵時入嵐州境而官民將士悉力扞禦卒能保守無虞向者河東内郡皆駐以精甲實以資儲視邊城尤為完富然兵一至相繼淪没嵐兵寡而食不足惟其上下協同表裏相應遂獲安帖當大軍初入郡縣倉皇非此帥府控制則與管保德岢嵐寧化皆不可知

矣今防秋不遠乞朝廷量加旌賞務令益盡心力易以鎮守詔有功者各遷官一級仍給降空名宣勅令樞密院遣授之三年二月實倫奏向者并汾既破兵入内地臣謂必攻平陽平陽不守將及潞州其遂當由龍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嘗請兵欲扼其歸路朝廷不以為然既而皆如臣所料始敵入河東時郡縣民皆携老幼徙居山險後雖太原失守而衆卒不從其意謂敵不久留且望官軍復至也今敵居半歲遣步騎擾諸保衆而官軍

竟無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太原河東之要郡平陽陝西河南之藩籬也若敵兵久不去居民盡從屯兵積糧以固基本而復擾吾郡縣未殘者則邊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則南路為邊去陝西河南益近臣竊憂之故復請兵以圖戰守而樞府檄臣并將權太原治中郭遹祖義軍李天祿等萬餘人就其糧五千石會汾州權元帥右都監穆延呼喇復太原臣名遹祖欲號令其衆遹祖不從尋得呼喇報曰嘗問軍數于遹祖但稱天祿等

言之未嘗親閱問糧則曰散在數處蓋其情本欲視朝
廷以已有兵糧冀或見用以取重職不可指為實用也
雖然臣已遣提控賈嘉烏爾欽等領軍以往矣但敵勢
頗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絕無精鋭恐不能勝乞于河
南陜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陜西州郡近河東者
給之資糧更令南路諸軍綴敵之南以分其勢如此庶
幾太原可復也詔陜西河東行省分糧與之請兵之事
以方代宋不從三月賈倫復上言曰頃者大兵破太原

招民耕稼為久駐之基臣以太原要鎮所當必爭遣提控實嘉烏爾欽引官兵義兵共圖收復又以軍士有功者宜速賞之故擬令烏爾欽得注授九品之職以是請于朝而執政以為賞功罰罪皆須中覆夫河東去京師甚遠移報往返不下數十日官軍皆敗亡之餘鋒銳畧盡而義兵亦不習行陣無異烏合以重賞誘之猶恐不為用況有功而久不見報乎夫衆不可用則不能退敵敵不退則太原不可復太原不可復則平陽之勢日危

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許不過慮其濫賞耳借使有濫賞之弊其與失太原之害孰重于是詔從其請自太原治中及他州從七品以下職四品以下散官並聽實倫遷調焉是月實倫復言日者遣軍清搗敵壘欲分石州兵五百權屯方山勦殺土寇且備嵐州而同知富察和勒端拒而不發又召同知寧邊軍節度使裕爾雅勒呼與之議兵竟不聽命近領兵將取太原委石州刺史納哈塔旺結權行六部而辭以他故幾誤軍糧約武州

刺史郭憲率所領併進憲亦不至臣位當方面而所統官屬竝不稟從乞朝廷嚴爲懲誡庶人知職分易以責辦宰臣惡之乃奏曰和勒端雅勒呼已經奏改無復可議實倫身兼行部不自規畫使旺結往來應給石州無人恐亦有失武州邊郡正當兵衝使憲率軍離城敵或乗之孰與守禦旺結等不從未爲過也上以爲然因遣諭實倫曰卿嘗行院于歸德衛州防備之事非不素知乃屢以步騎爲請何耶比授卿三品且數免罪譴卿當

自誓以死報國今所為如此豈報國之道哉意謂河南之衆必不可分但圖他日得以藉口耳御果赤心為國盡力經畫亦足自効旺結等若必懲戒彼中誰復可使者姑為容忍可也閏三月賈倫駐兵太原之西侯諸道兵至進戰聞脅從人頗有革心上言于朝乞降空名宣勅金銀符許便宜遷注以招誘之上從其請並結付之仍聽注五品以下官職六月保德州振威軍萬戶王章弩軍萬戶齊鎮殺其刺史富珠哩尼楚赫仍滅其家脅

官吏軍民同狀白嵐州帥府言尼楚赫專恣慘酷私造
甲仗將謀不軌實倫密令同知州事把富拉塔圖之富
拉塔乃與兵吏置酒召章等飲擒而族誅之至是朝廷
命行省胥鼎量宜遷賞仍令富拉塔攝州事撫安其衆
焉六月還金安軍節度使行帥府事于葭州時鄜州元
帥内族承立慮夏人入寇遣納哈塔邁珠以兵駐葭州
實倫輙分留邁珠兵千八百人令以餘兵屯綏德而後
奏之有司論罪當絞既而遇赦乃止除名元光元年起為

鄭州同知防禦使與防禦使費摩揚格部內酤酒不償直皆除名三月上諭元帥監軍內族額爾克日實倫今以罪廢欲再起之恐生物議汝軍前得無用之乎此人頗善戰果可用便當遣去古有白衣領職者渠雖除名何害也十月大元兵圍青龍堡詔以實倫權左都監將兵會上黨公晉陽公往援之兵次彈平寨東三十里敵兵梗道不得進會青龍堡破召還既而復以罪免正大八年大兵入河南州郡無不下者朝議以權昌武軍節

度使鈕祜祿仝周不知兵事起實倫代之實倫初赴昌
武詔諭曰卿先朝宿將甚有威望故起拜是職元帥蘇
椿武監軍皆曉兵事今在昌武宜與同議勿復不睦失
計也時北兵已至許實倫赴鎮幾為游騎所獲數日知兩
省軍敗潰軍踵來有忠孝軍完顏副統入城兩手皆折
血汚滿身州人憂怖不知所出實倫遣歸順軍提控崔
州人高珪往斥候珪因持在州軍馬糧草數目奔大元
軍仍告以城池深淺俄大兵至城下以鳳翔府韓壽孫

持檄招降言三峰敗狀實倫蘇椿不詰問即斬之市中既而武監軍偏裨何魏輩開東門内族安春開南門瓜爾佳太守開西門大兵入城擒蘇椿問以大名南奔之事椿曰我本金朝人無力故降我歸國得為大官何謂反耶大將怒其不屈即殺之實倫投井後井中仝周自縊州廨武監軍者初不預開門之謀何魏輩欲保全之故言于大將曰監軍令我輩獻門然亦怒其不迎軍而降亦殺之仝周名暉字子陽策論進士興定間為徐州

行樞密院參議官上章言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帝王靡不為重今之金銀牌即古符節也其上有太祖御畫往年得佩者甚難兵興以來授予頗濫市井道路黄白相望恐非所以示信于下也乞寶惜之有所甄别上以語宰臣而丞相髙琪等奏時方多難急于用人駕馭之方此其一也如故為便蘇椿大名人初守大名歸順于大元正大二年九月自大名奔汴詔置許州至是見殺

完顔額爾克内族也時有兩額爾克皆護衛出身一曰草火額爾克每得賊奸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額爾克嘗訛以官中牙牌報班齊者為板子故時人各以是目之正大八年九月大兵攻河中初宣宗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中河中背負關陜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臺以為右翼前有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聚三鎮郡縣之民于山寨敵至則為晝攻夜劫之計屯重軍中條則行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者以河

中在河朔又無宫室不及汴梁議遂寢宣宗既還河南三二年之後詔元帥都監内族阿嚕岱行帥府事阿嚕岱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計未幾絳州破阿嚕岱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嚕岱遂棄河中燒民户官府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棄之為失策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宣宗悔悟繫阿嚕岱同州獄累命完復之隨守隨破至是以内族兩顔爾

克將兵三萬守之大兵謀取宋武休關未幾鳳翔破睿宗分騎兵三萬入散關攻破鳳州徑過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關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畧地至西水縣而還東軍止屯興元洋州之間遂趨饒風宋人棄關不守大兵乃得入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河中

告急哈達布哈遣王敢率步兵一萬救之十二月河中破初河中主將知大兵將至惧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及被攻行帳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竝進至十一月攻愈急自王敢救軍至軍士殊死鬬日夜不休西北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盡乃陷草額爾克戰數十合始被擒尋殺之板額爾克提敗卒三千奪船走北兵追及鼓噪北岸上矢石如雨數里外有戰船横截之敗軍不得過船中有賷火砲名震天雷

者連發之砲火明見北船軍無幾人力斫横船開得至潼關遂入閿鄉尋有詔赦將佐以下責額爾克以不能死車載入陜州決杖二百議者以為河中城守不下徳順力竭而陷非戰之罪故額爾克之死人頗寃之初額爾克以元帥右監軍邠涇總帥權參知政事奉旨于邠涇鳳翔往來防秋奉御陸爾監戰于額爾克為滁行而額爾克動為所制意頗不平漸生猜隙七年九月召赴京師改河中總帥受京兆節制其時陸爾同召謂額爾克

奉旨往來防秋乃畏怯避遠正與旨違上意頗罪頴爾克及河中陷苦戰力盡而北兵百倍臨之人謂雖至不守猶可自贖竟杖而死盖陸爾先入之言主之也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所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為所牽制遇敵輙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

之不改終至亡國

論曰瓜爾佳實倫善戰而好犯法故見廢者屢晚起為將卒死于難金運將終又用數奇之李廣其乏絶不亦宜乎草額爾克力戰而死板額爾克亦力戰不死于陣而死于刑論者謂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藝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薩哈連字安之内族也宣宗朝累遷同簽樞密院事元

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夜宣宗病篤英王帮圖先入侍哀宗後至東華門已閉聞英王在宮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總領伊喇布哈勒兵東華門都點檢駙馬都尉圖克坦和卓奏中宮得旨領符鑰啓門和卓見上上命薩哈連解和卓刀佩之哀宗遂入明日即位由是見親信正大元年正月薩哈連同判大睦親府事兼前職刑部完顏蘇呼言巴古喇策功第一非超拜右丞相無以酬之然同功數人亦有不次之望故巴古喇之命中輟

薩哈連猶升二品云四年大元既滅西夏進軍陝西四月召尚書温特赫壽孫中丞烏克遜布希祭酒費摩阿古岱直學士富察世達右司諫陳規監察烏庫哩四和完顔錫馨同判睦親府事薩哈連同議西事上曰己諭哈達盡力決一戰矣羣臣多主和事獨薩哈連力破和議語在陳規傳八月朝廷得清水之報令有司罷防城及修城丁壯凡軍需租調不急者權停初聞大兵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以中丞布希祭酒阿古岱兼司農

卿簽民兵督秋稅令民入保為避遷計時人謂大兵未至而河南先亂且曰御史監察城洛陽治書供帳非使中丞下兼司農簽軍督稅臺政可知矣至是上謂薩哈連曰諺云水深見長人朝臣或欲我一戰汝獨言當靜以待之與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望皆汝謀也先帝嘗言汝可用可謂知人矣未幾右拾遺李大節右司諫陳規言薩哈連謟佞納賄及不公事奏帖留中不報明惠皇后嘗傳旨戒曰汝謟事上上之騎鞠皆汝所教尉忻

亦極言之上頗悟出為中京留守兼行樞密院事初宣

宗改河南府為金昌府號中京又擬少室山頂為御營

命伊喇聶赫築之至是薩哈連為留守九年正月北兵

從河清徑渡分兵至洛出沒四十餘日二月乙亥立砲

攻城洛中初無軍得三峯潰卒三四千人與忠孝軍百

餘守禦時薩哈連疽發于背不能軍同知温特赫温多

囉主軍務有大事則就稟之三月甲申忠孝軍百餘騎

入使宅強擁薩哈連出奔不得已從之并以官屬及其

子自隨才出南裏城門城上軍覺閉之甕城中矢石亂下人馬多死傷薩哈連知不能出仰呼求救軍士知出奔非其意以繩引黨上送入其宅不敢出鎮撫官縛叛欲殺之已斬三人薩哈連親為乞命得免乙酉温多嚻賚金帛出北門如前日巡城撝軍狀既出沿城而西直出外壕城上人呼曰同知講和去矣軍士及將領隨而去者三四百人少之薩哈連傳令云同知叛降有再下城者斬凡斬三四人乃定丙戌夜城東北角破薩哈連

奪南門出不得投濠水死已而大兵退强伸復立帥府

强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貌極寢陋而膂力過人興定初從華州副都統安寧復潼關以勞任使當監郃陽酷後客洛下選充官軍戍陜鐵嶺軍潰被虜從都尉烏凌阿呼圖竄歸中京時中京已破留守兼行樞密院使内族薩哈連死之元帥任守真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後守真率部曲軍從行省邑呼入援鄭州之敗守真死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為府簽事領所有軍

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北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千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懸子軍為號具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大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于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馳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人不過一啗而得者如百金之賜九月大兵退百里外閏月復攻兵數倍于前又

一月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仲為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世襲穆昆行元帥府事十月參知政事内族色埒自南山領軍民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二年二月仲建一堂于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効三月中使至以仲便宜從事是月大兵自汴驅色埒之子于東門下誘色埒降色埒即命左右射之既而知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棱阿呼圖代行省事仲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稍散去五月大兵

復來陣于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濵招伸降伸謂帥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一日勤王猶遺令名于世君既不能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貴為留守誓以死報國耳遂躍而射之帥奔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軍一旗手獨出拒之殺數人伸乃手解都統銀符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築戰壘于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大兵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大兵退六月行省呼圖率衆走南山鷹揚

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廹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强掖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拗頭南向遂殺之

烏凌阿呼圖開興元年正月戊子北兵以河中一軍由洛陽東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清河縣河有石底歲

旱水不能尋文國初以三千騎由此路趨汴是後縣廢為鎮宣宗南還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為憂每冬日命洛陽一軍戍之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北兵既渡奪河陰官舟以濟諸軍時呼圖為破虜都尉戍潼關以去冬十二月被旨入援至偃師聞白坡徑渡之耗直趨少室夜至少林寺時登封縣官民已還太平頂御寨明日呼圖使人紿縣官云吾軍中家屬輜重欲留此山即率兵赴汴京因攝縣官下山使之前導一

軍隨之而上山既險固糧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尋縱軍下山刼掠居民甚于盜賊旁近一二百里無不被害呼圖畏變知而不禁又所刼牛畜糧糗亦分有之七月恒山公武仙參政色埒兩行省軍屯登封城南大林下遣人約之入京呼圖百計不肯下不得已乃分其軍四千與色埒俱東八月三日兩行省軍潰于中牟呼圖狼狽上山殘卒三二十入外偏裨無一人至者十二月色埒自留山行省于中京徵兵同保洛陽又還延不行色

埒以檄來言若依前逗遛自有典憲吾不汝容矣呼圖
懼乃挈妻子及軍往中京留其半山上以為巢穴天興
二年三月色埒病卒留語呼圖代行省事六月敵勢益
重強伸方盡力戰禦而呼圖即領輕騎挈妻子棄城南
奔遂失中京初呼圖在太平頂既顧望不進又懼人議
已乃出榜募人為救駕軍云一旅之衆可以興復國家
諸人有能奮發許國捐軀者豈不濟大事乎于是不逞
之徒隨募而出得澤人緝麻甯武録事等二十餘人促

令赴京行及盧店即行刼械至杖之二百人無不竊笑既而走蔡州上召見慰問而心薄之會宋人攻唐州元帥烏庫哩黑漢屢遣人告急即命呼圖領忠孝軍百人就徵西山招撫烏庫哩和草黄巴爾等軍赴之呼圖率兵至唐宋入歛避縱其半入城夾擊之呼圖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和卓死馬既而以呼圖為殿前都點檢罷權參政大兵圍蔡分軍防守呼圖守西面十一月呼圖之奴竊其金牌夜縋城降朝士喧播謂呼圖縱之往將

有異志呼圖聞之内不自安乞解軍職上慰之曰卿父子昆弟皆為帥臣受恩不為不厚頋肯降耶且卿向在洛陽不即降而千里逺來降于蔡豈人情也哉聞卿過奴太綮且其衣食不常給之此盖往來温飽耳卿何憾焉因賜饌以安其心初呼圖罷樞政頗有怨言左右勸上誅之上不聽及令守西城尤怏怏不樂至是始感恩無他慮矣尋以總帥富珠哩羅索與呼圖皆參權政羅索與右丞仲德同事呼圖防守如故復以都尉承麟為

東面元帥權總帥先是攻東城羅索隨機備禦二日移攻南城烏庫哩鎬易之砲擊城樓幾仆右丞仲德率軍救援乃罷攻俄而四面受敵仲德艱于獨援遂薦承麟代羅索東面而乞與羅索同救應初呼圖失外城頗慚恨聲言力小不能令衆仲德亦薦之故有是命蔡城破投汝水死

贊曰薩哈連本以佞進烏凌阿呼圖戰陣不武付以孤城望其捍禦大難豈得爲知人乎强伸一射糧卒耳及

授以兵乃能應變制勝遠過二人力盡乃斃猶有烈丈夫之風焉古人有言四郊多壘技士為將使金運未去伸足以建功名矣夫

内族色埒南陽郡王襄之子也資性詳雅頗知書史自五六歲入宫充奉御甚見寵幸世號曰自在奉御當宣宗入承大統呼沙呼跋扈色埒尚在髫亂嘗涕泣跪抱帝膝致説曰願早誅權臣以靖王室帝急顧左右掩其口自是帝甚器重之後由提點近侍局遷都點檢天興

元年汴京被圍哀宗以色埒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鄧州會武仙引兵入援于是色埒率諸軍發自汝州過密縣遇大元兵不用武仙阻澗之策遂敗績于京水語在武仙傳中京留守元帥左監軍任守真死之上聞罷色埒行省之職以守中京無何大兵圍中京未能下崔立遣人監色埒子于中京城下招之使降色埒不顧令軍士射之既而知崔立已以汴京歸順病數日而死初色埒會武仙等軍入援即與仙論議不同仙以色埒方得

君每假借之色埒謂仙本無入援意特以朝廷遣一參政召兵廹于不得已乃行耳然仙知兵頗以持重為事色埒急于入京不聽仙策于是左右司員外郎王渥乃勸色埒曰武仙大小數百戰經涉不為不多兵事當共議色埒疑其與仙有謀幾斬之渥自以無愧於内不懼也已而色埒果敗渥歿于陣渥字仲澤後名仲澤太原人性明俊不羈博學善談論工尺牘字畫清美有晉人風少游太學長于詞賦登興定二年進士第為時帥鄂

屯邦獻完顏色埒默所知故多在兵間後辟寧凌令有治蹟入為尚書省令史因使宋至揚州應對敏給宋人重之及還為太學助教轉樞密院經歷官俄遷右司都事稍見信用及色埒往鄧州以渥為左右司員外郎從行

贊曰色埒夙慧請誅權奸以立主威有甘羅辟彊之風所謂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圍崔立脅其子使招之降不顧而趣射之何愧乎橋玄至如不從武仙之言以至于敗此蓋時人因惜王仲澤之死而有是言仙無

入援之意則非誣也

赫舍哩約赫德一名志本出親軍性剛悍喜戰貞祐間布薩安貞為山東路宣撫使以約赫德為軍中提控是時山東羣盜蜂起安貞遣約赫德破巨蒙等四堌又破馬耳山砦殺劉二祖賊黨四千餘人降賊八千虜其偽宣差程寛招軍大使程福又降脅從民三萬餘人貞祐四年六月積功累遷攔通渡經略使十月為元帥左都監十二月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兼武寧軍節

度使徐州管内觀察使興定二年正月宋兵萬餘攻泗州約赫德赴援至臨淮遇宋人三百掩殺殆盡及泗州宋兵八千圍甚急督衆進戰大破之溺水死者甚衆獲馬三百餘匹俘五十餘人又圍盱眙宋人閉門堅守不敢出以騎兵分掠境内而時遣羸卒薄城誘之宋人出騎數百來拒約赫德麾兵佯北發兵擊之斬首二百宋人復出步騎八千來援合擊敗之殺一太尉斬首三百尋獲覘者稱青平宋兵甚衆將救盱眙約赫德移兵赴

之宋兵步騎七千人突出兵少却旋以輕騎扼其後初

逗遛不與戰縱之走東南薄諸河斬首千餘溺死者無

算獲馬牛數百甲仗以千計師還遇宋兵二千于連塘

村斬首千餘級俘五十人獲馬三十五疋宣宗以其有

功賜金帶一三年正月敗宋人于濠州之香山村二月

又敗于滁州斬首千級拔小江寨殺統制王大蓮等斬

三萬俘萬餘人又拔輔嘉平山寨斬首數千浮五百餘

人獲馬牛數百糧萬斛三月提控鄂屯斡里雅布大敗宋

人于上津縣兵遝至濠州宋人以兵八千拒戰約赫德
迎擊敗之獲馬百餘匹五年正月上以紅襖賊助宋為
害邊兵久勞苦詔約赫德遺宋人書求戰略曰宋與我
國通好百年于此頃嵗以來納我叛亡絶我貢幣又遣
紅襖賊乗間竊出跳梁邊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國若
以此曹為足恃請悉衆而來一決勝負果能當我之鋒
沿邊城邑當以相奉度不能即宜安分保境何必狐號
鼠竊乗陰伺夜以為此態耶且彼之將帥亦是受鉞總

戎而臨敵則望風遠遁被攻則閉壘深藏逮吾兵還然後現形耀影以示武夫小民尚氣女子有志者猶不爾也切為彼國羞之先是宋將時青襲破泗州西城二月約赫德將兵取之宋兵拒守甚力乃募死士以梯衝並進大敗宋兵時青乘城指麾射中其目遂拔衆南奔乃陳兵橫絶走路擊之宋兵大潰遂復泗州西城三月復出兵宋境以報其役破團山賈家等諸寨進逼濠州約赫德慮州人出拒躬率勁兵逆之遇邏騎二百于城東

擊殺過半會偵者言前路芻糧甚艱乃西掠定遠由渦口而還九月又率兵渡淮大破宋兵于團山詔遷官升職有差元光元年五月以京東便宜總帥兼行戶工部事上因謂宰臣曰約赫德性剛人皆畏之委之行部無不辦者至于御下亦頗有術提控有和爾察者渠厚待之常同器而食其人感奮遂以戰死英王守純曰凡為將帥駕馭人材皆當如此上曰然未幾宋人三千潛渡淮至聊林盡伐隄柳塞汴水以斷吾糧道約赫德遣精

甲千餘破之獲其舟及渡者七百人汴流由是復通二年四月上言賞罰國之大信帝王所以勸善而懲惡其令一出不可中變向中軍戰歿者皆廪給其家恩至厚也臣近抵宿州乃知例以楮幣折支往往不給至于失所此殆有司出納之吝不能奉行朝廷德意之過也自今願支本色令得贍濟以積儲方艱詔有司給其半紅襖賊冦壽穎剽掠數日而去約赫德聞之率兵渡淮偵知朱村孝義村有賊各數百分兵攻之連破兩柵及焚

其村塢數十還遇宋兵數百陣淮南岸擊殺其半尋有兵千餘自東南來追復大敗之先是納哈塔陸格殺元帥蒙古綱據邳州以叛十月紇赫德圍之焚其樓櫓斬首百餘于是宋鈐轄高顯統制侯進正將陳榮等知不能守共誅陸格持其首縋城降陸格既誅衆猶拒守方督兵進攻宋總領劉斌提控黄温等縛首亂顏俊戚誼完顏奇格及臯提控金山巴達首遣其校馬俊吳珪來獻既而紅襖監軍徐福統制王喜等亦遣其總領孫成總

押徐琦納款劉斌等遂率軍民出降約赫德入城撫慰其衆各使安集又招獲紅襖統制十有五人將官訓練百三十有九人十一月遣人來報仍函陸格首以獻宣宗大喜進約赫德官一階賜金三百兩内府重幣十端將士遷賞有差正大三年十一月北兵猝入西夏攻中興府甚急召陜西行省及陜州靈寶二總帥額爾克約赫德議兵又詔兩省曰儻邊方有警内地可憂若不早圖恐成噬臍旦夕事勢不同隨機應變若逐旋申奏恐

失事機竝從行省從宜規畫四年約赫德復取平陽獲

馬三千是歲大兵既滅夏國進攻陝西德順秦州清水

等城遂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五年圍慶陽六年十

月上命陝省以羊酒及幣赴慶陽犒北帥為緩師計北

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尋遣翁鄂羅為小使徑來行

省十二月詔約赫德與副樞布哈權簽樞密院事内族

額爾克將兵救慶陽七年正月戰于大昌原慶陽圍解

詔以約赫德為左副元帥屯京兆初翁鄂羅來行省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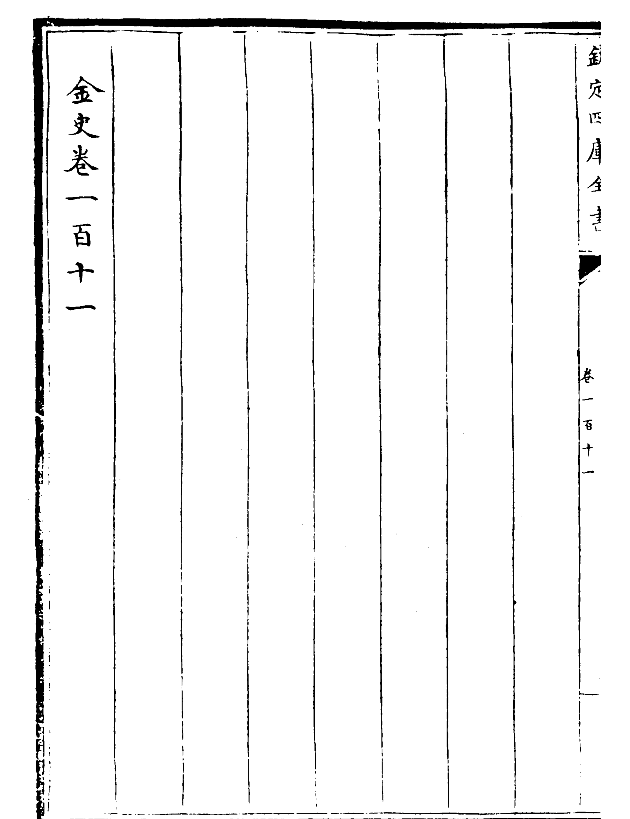
泄事機因留之布哈等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還謂使者曰我已準備軍馬可戰鬥來語甚不遜翁鄂羅以此言上聞太宗皇帝大怒至應州以九日拜天即親統大兵入陝西八年還居民于河南棄京兆東還五月至閿鄉得寒疾汗不出死是歲九月國信使内族垂慶自北使還始知約赫德不遜激怒之語且言慶等在旁心魄震蕩殆不忍聞當時以帥臣不知書誤國乃爾約赫德為人鷙狠狼戾好結小人不聽朝廷節制嘗入

朝詔省堂詆毀宰執宰執亦不敢言而上倚其鎮東方
亦優容之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輙以刀截去又
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
飲因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司農少卿張用章以行户部
過宿約赫德飲以酒張辭以寒疾約赫德笑曰此易治
耳趣左右持艾來卧張于床灸之數十又以銀符佩妓
屢往州郡取賕州將之妻皆遠迎迓號省差行首厚賄
之御史康錫上章劾之且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之欲

保全其人宜加裁制朝廷竟不治其罪以屢敗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擊人世呼曰盧鼓椎其名可以怖兒啼大畧如呼麻胡云有子名阿里哈世目曰小鼓椎嘗為元帥從哀宗至歸徳與富察官奴作亂伏誅康錫字伯禄趙州人至寧元年進士正大初由省掾拜御史劾侯摯師安石非相材近侍局宗室薩哈連聲勢熏灼請托公行不可使在禁近時論韙之轉右司都事京南路司農丞為河中路治中河中破從時帥率兵南奔濟河

船敗死為人氣質重厚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與雷淵冀禹錫齊名

贊曰金自呼沙呼高琪用事風俗一變朝廷矯寛厚之政好為苛察然為之不果反成姑息將帥鄙儒雅之風好為粗豪然用非其宜終至跋扈紇石烈德戰勝攻取威行江淮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豈可制者乎棄陝而歸死于道途殆其幸歟其子效尤竟陷大僇君子乃知康錫之言不為過也



金史卷一百十一